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萧红

小说·散文

主编◇李晓明

吉林文史出版社

萧红

小说·散文

主 编◇李晓明

副主编◇庞 鑫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小说·散文/萧红著;李晓明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6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7-80702-412-7

I. 萧... II. ①萧...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60 号

丛 书 名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Xiaohong Xiaoshuo Sanwen

书 名 萧 红 小 说 · 散 文

选题策划 周海英

作 者 萧 红

主 编 李晓明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博文印刷厂

开 本 640mm×960mm 16 开

印 张 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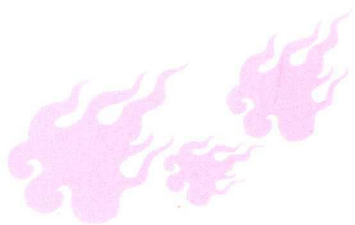
印 数 1-6 08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书 号 ISBN 7-80702-412-7

萧红 (1911—1942)，现代女作家。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受到“五四”运动影响。1930年为了逃婚离家出走，1932年与萧军同居。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去青岛，后又去上海，在鲁迅的支持与帮助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蜚声文坛。1936年秋去日本养病，回国后先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1940年去香港。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旷野的呼喊》，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马伯乐》、《呼兰河传》。



— 学生版 —

名 家 精 品 阅 读 之 旅

鲁迅小说
鲁迅散文·杂文
茅盾小说
茅盾散文·杂文
老舍小说·散文
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散文
郁达夫小说·散文
巴金散文
冰心散文
孙犁小说
朱自清散文
秦牧散文
萧红小说·散文
王蒙散文
毕淑敏小说
毕淑敏散文
丁玲小说
铁凝小说
刘墉随笔
张抗抗小说
张炜小说
毕飞宇小说

责任编辑：周海英/装帧设计：



岩冰 设计工作室

E-mail: soulu@sohu.com

英年早逝的多产女作家

◎李晓明

萧红是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早年丧母,受到父亲和继母的冷淡乃至虐待,在每况愈下的家庭境遇中,只能从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温暖和关爱。1920年秋在家乡入小学读书。1927年秋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这期间由于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和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课余时间不时地写一些散文、诗歌登在校刊上。除文学外,她还酷爱绘画。1928年11月,还参加了哈尔滨学生反日大游行。正当她渴望中学毕业后继续升学深造时,她的家庭为她订了婚。她父亲和校长协商,取消了她在第一女中的学籍。1930年秋,萧红因反抗包办婚姻愤然离家出走,开始流浪生活,曾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1932年因受骗返回哈尔滨,困居在东兴旅馆里走投无路。绝望中的萧红向《国际协报》社求援,得到萧军等人的帮助,不久即与萧军同居,过着贫穷而相依为命的生活。之后,在东北进步文艺青年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萧红于1933年初写作并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同年与萧军合作自费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6月去青岛,在这里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同年11月去上海,有幸得到鲁迅的赏识与帮助,《生死场》被鲁迅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萧红从此享誉30年代的文坛。之后又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散文、短篇小说集《桥》等。1936年夏去日本养病。1937年春返回上海,发表了短篇小说《手》、《牛车上》等,后又匆匆去过北平和汉口。1938年1月,应李公朴之邀赴山西临汾

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这里会见了女作家丁玲。同年4月,与萧军离异,5月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后又同去重庆,写出了《旷野的呼喊》等6篇短篇小说和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1940年1月去香港,写出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还写了长篇讽刺小说《马伯乐》第一部。1941年写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死时年仅31岁。

萧红从1933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到1942年病逝,其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9年,但是创作的作品竟达百余万字,既有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又写了许多散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

萧红的很多小说,都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精品,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生死场》被鲁迅称为“当代女作家所写最有力的小说之一”,在为《生死场》所写的序言中,鲁迅指出:“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评价,中肯地道出了《生死场》的艺术价值。本书因篇幅所限,没能选入这篇力作,但这部小说的确适应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要求,表现了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强烈关注,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高峰。其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是作者在国家危难时期,在异地他乡对自己故乡一往情深的恋歌。她在作品中回忆起童年的种种往事,刻画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一文中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小说透过对小县城里人们勇敢善良而又愚昧麻木的性格以及沉滞单调的古旧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为我们绘出了20年代东北民间的风俗画,抒发了作者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萧红其他的小说作品,也都贯穿着她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的深切关注,反映了她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萧红小说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对小说创作有自己成熟的见解: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正如作者所言，萧红的小说很多都没有中心的情节冲突，而是采用散文化的笔法，淡化情节，弱化外在环境和人物行为的静态描写，注重内心世界的自然呈现。她那种敢于冲破传统小说格局的勇气和魄力，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散文、诗歌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为中国当代小说体式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果说萧红的很多小说在写法上都带有散文特点的话，那么她的散文大部分都具有自叙传的性质。比如，她在代表作《商市街》这部散文集中，真实地记录了她与萧军在哈尔滨那段艰难的生活情景。本书中所选的《欧罗巴旅馆》一文，写她带着病弱的身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搬进一家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因为没钱租铺盖，结果枕头、床单、桌布都被茶房搬走了，床上只剩一张草褥。紧接着是经理来收房钱，发现他们没钱，便勒令他们“明天搬走！”后来还遭到警察的盘问。作者用切身的感受来表现这种难堪的处境，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还有些散文描写了饥饿对他们的威胁，如《提篮者》、《饿》、《黑“列巴”和白盐》等；也有的是写在饥寒交迫中天天愁米愁柴，如《最末的一块木样》写他们冷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向房东借木样生火取暖，火虽然生起来了，米又没有了，等借到钱买来米时，木样仅剩一块了。这种生活的窘困狼狈相，读来令人震撼。

萧红还有一类直抒胸臆、感情色彩非常浓郁的描写亲情和友情的散文。如《祖父死了的时候》、《永远的憧憬和追求》充满了对祖父的无限感激和崇敬的深情。萧红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变得更加专横，继母由冷淡到冷酷，只有年迈的祖父呵护着她和弟弟。因此，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文中列举了一些逼真的生活细节，读起来令人动容。如萧红无法忍受父亲的专横和继母的冷淡时，祖父就会说：“到院子里去玩儿玩儿吧！”说完便把一个金黄色

的橘子塞到她手里。还有,夜里萧红不敢上厕所,央求继母陪她去,继母不肯去,父亲也训斥她,这时祖父虽然已经睡下了,但他仍起身光着脚,裂着怀,陪萧红到外面的厕所去。祖父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祖父的死,割断了她与这个封建家庭的最后一道情感联系。另外,《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在回忆性散文中是很特别的,作者以清新、细腻的笔调,通过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近距离地刻画了一个极富人情味的、十分亲切的鲁迅先生形象。鲁迅接待客人时的周到、耐心,喜欢吃硬食的习惯,通宵写作的辛劳,临终前的病容等等,历历如在眼前,使读者心目中的鲁迅,变得生活化和性格化了,既给人自然亲切的感觉,又令人崇敬。萧红以她善于捕捉生活细节的本领,使她的散文具有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使她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坛上最具魅力的女作家。

目录

小说部分

3
手

16
牛车上

25
小城三月

42
呼兰河传

散文部分

189
祖父死了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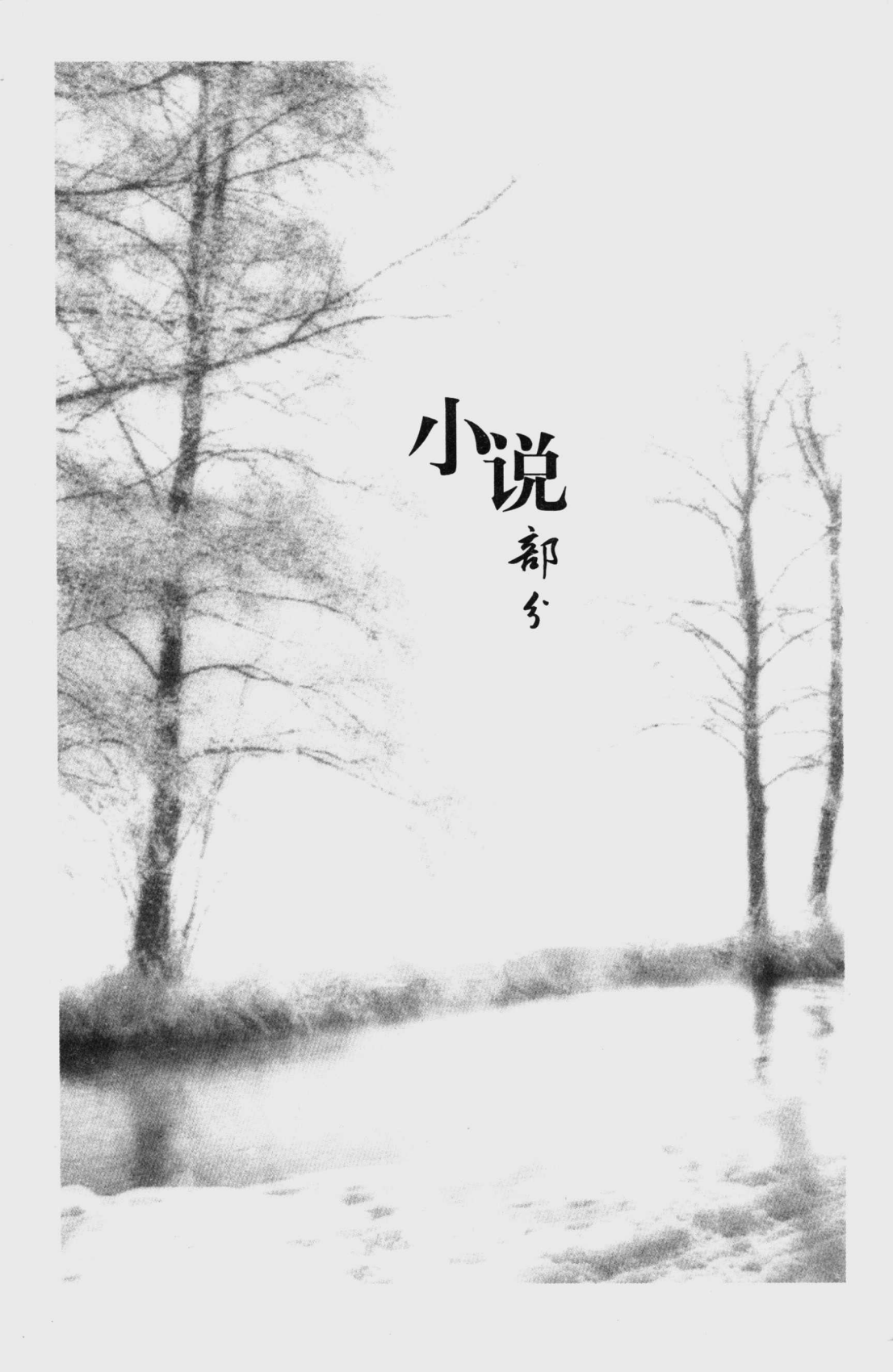
192
欧罗巴旅馆

195
夏夜

198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200
回忆鲁迅先生

227
寄东北流亡者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inter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body of water, possibly a lake or a wide river, which reflects the sky and the trees. On the left side, a large, leafless tree stands prominently, its branches reaching upwards. To the right, another smaller, bare tree is visible. The background shows a distant shoreline with more trees and a hazy sky.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desolate.

小说 部分

手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但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教师在点名，使我们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洁！”

“到。”

“张楚芳！”

“到。”

“徐桂真！”

“到。”

迅速而有规律性的站起来一个，又坐下去一个。但每次一喊到王亚明的地方，就要费一些时间了。

“王亚明，王亚明……叫到你啦！”别的同学有时要催促她，于是她才站起来，把两只青手垂得很直，肩头落下去，面向棚顶说：

“到，到，到。”

不管同学们怎样笑她，她一点也不感到慌乱，仍旧弄得椅子响，庄严的，似乎费掉了几分钟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课的时候，英文教师笑得把眼镜脱下来在擦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学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响。

第二天的英文课，又喊到王亚明时，我们又听到“黑耳——黑——耳。”

“你从前学过英文没有?”英文教师把眼镜移动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国话吗?学是学过的,是麻子脸先生教的……铅笔叫‘喷丝儿’,钢笔叫‘盆儿’。可是没学过‘黑耳’。”

“Here 就是‘这里’的意思,你读:Here! Here!”

“喜儿!喜儿。”她又读起“喜儿”来了。这样的怪读法,全课堂都笑得颤栗起来。可是王亚明,她自己却安然地坐下去,青色的手开始翻着书页。并且低声读了起来:

“华提……贼死……阿儿……”

数学课上,她读起算题来也和读文章一样:

“ $2X+Y = \dots\dots X^2 = \dots\dots$ ”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喻声。因为是星期天的早晨,整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化着妆;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哎……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的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有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

“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什么字旁,什么字头……这个:委曲拐弯的,好像长虫爬在脑子里,越爬越糊涂,越爬越记不住。英文先生也不说难,不难,我看你们也不难。我的脑筋笨,乡下人的脑筋没有你们那样灵活。我的父亲还不如我,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就记他这个‘王’字，记了半顿饭的工夫还没记住。右……爱……右……阿儿……”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又读起单字来。

风车哗啦哗啦地响在壁上，通气窗时时有小的雪片飞进来，在窗台上结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读起单字来。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

“妈的，吃胖了，这里吃的比咱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课堂上，一个星期之内，人们都是学着王亚明的父亲。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她，她向父亲要一双手套。

“就把我这副给你吧！书，好好念书，要副手套还没有吗？等一等，不用忙……要戴就先戴这副，开春！我又不常出什么门，明子，上冬咱再买，是不是？明子！”在“接见室”门口嚷嚷着，四周已经是围满着同学，于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说了一些事情：

“三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了两三天啦！小肥猪每天又多加了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看见，耳朵都挣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正讲得他流汗的时候，女校长穿着人群站到前面去：

“请到接见室里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搁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还就要去赶火车……赶回去，家里一群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长直点着头，头上冒着气，他就推开门出去了。好像校长把他赶走似的。可是他又转回身来，把手套脱下来。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来是没用的。”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阅报室里，王亚明问我：

“你说，是吗？到接见室去坐下谈话就要钱的吗？”

“哪里要钱!要的什么钱!”

“你小点声说,叫她们听见,她们又该笑话了。”她用手掌指点着我读着的报纸,“我父亲说的,他说接见室里摆着茶壶和茶碗,若进去,怕是校役就给倒茶了,倒茶就要钱了。我说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说连小店房进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赏点钱,何况学堂呢?你想学堂是多么大的地方!”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

“你的手,就洗不干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女校长用她贫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触动王亚明的青色手,看那样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点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让她去接触黑色的已经死掉的鸟类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肤了。比你刚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以后,早操你就不用上了,学校的墙很低,春天里散步的外国人又多,他们常常停在墙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颜色再上早操吧!”校长告诉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经向父亲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来不就看不见了吗?”打开书箱,取出了她父亲的手套来。

校长笑得发着咳嗽,那贫血的面孔立刻旋动着红的颜色:“不必了!既然是整齐,戴手套也是整齐。”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摇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鸣振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嘈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面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好暖和的太阳!你们热了吧?你们……”在抽芽的杨树后面,那窗口站着王亚明。

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阴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